

作家谈初中语文课文

四川教育出版社

期 限 表

请于下列日期前将书还回

1991

四川教育出版社

一九八五年·成都

责任编辑：李定与
封面设计：罗薇西

作家谈初中语文课文

四川教育出版社出版 (成都盐道街三号)
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四川新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毫米^{1/32} 印张9.75 字数173千
1985年2月第一版 1985年2月第1次印刷
印数：1—48,600 册

书号：7344·100 定价：0.98元

内 容 提 要

本书收集了彭荆风、叶圣陶、魏巍、白夜、李庄、冰心、杜鹏程、贺敬之、吴伯箫、茅盾、茅以升、郑文光、孙世恺、黄传惕、袁鹰、艾青、臧克家、杨沫、梁衡、方纪、崔金泰、宋广礼、徐迟、老舍、王愿坚等作家谈论初中语文教材的文章和书信。他们所谈的创作情况、创作经验或者回答与课文教学有关的某些具体问题，对我们中学师生理解课文，研究教材和学习写作等方面，都是有很大启发的。它固然适用于中学师生，同时也适合一般爱好文学与写作的同志阅读。

序 言

以“作家谈中学语文课文”为书名，这就说明了问题，本不须作序。但是，我对这本书非常感兴趣，所以还是要说几句算是序的话。

我所以感兴趣，是有原因的。

这几年报刊上发表了很多分析课文的文章，表述了不少精辟的见解，对教师钻研教材大有裨益。但是，作家谈教材的文章却不多见。这本书可算得是对这个缺憾的一点补充。

虽然，作家未必都是评论家，但是作家谈自己的作品却有独到之处，是任何评论家也无法代替的。“文章千古事，得失寸心知”，写一篇作品，开头怎样触发了写作的动机，作了哪些准备；动起笔来怎样立意，怎样谋篇；怎样遣词造句；写成之后怎样加工润色；其中哪些地方是得意之笔，哪些地方尚有微憾，如此等等，只有作家自己知道得最清楚。“绣鸳鸯”的“金针”要由操持金针的女工来度与。鲁迅先生非常重视向作家的手稿学习，因为其中包含着从别处无法得到的写作的“金针”，现在由作家谈

自己的体验，应该说比手稿还要好，是真正把“金针”度与人了。希望教师和同学珍视这些学习写作的宝贵教材，认真研究，肯定会受到很大的教益。

但，我所以高兴还不止此。

我们的语文教学要搞好，必须得到作家、语言学家、教育家以及其他有关专门家的关怀和支持。单就作家说，许多作家对我们的工作是非常支持的。这本书的编辑出版，就是证明。但是我们主动争取作家支持的工作做得不够，语文教学同作家的联系仍显得薄弱。这本书把语文教学同作家联系起来了，作家的写作经验直接变成教学的营养，这是非常值得欢迎的。一方面，我们要多做工作，例如争取作家多参加语文教学的集会，对语文教学多发表意见，为语文教学多写文章，多给教师和同学讲课；一方面，我们殷切地希望，广大作家对语文教学给以更大的支持，把培养青年一代运用语文的能力看作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，做数以亿计的青少年的校外的语文老师。

下了一阵雨，残暑顿消，已经有点秋意了。北京的秋天明快爽朗，使人心情愉快。相信这本书的问世，也如爽朗的秋天一样，会使读者愉快，会受到读者欢迎。

刘国正

1984年8月于北京

目 录

刘国正	“新时期文学创作的三个问题”与“新时期文学创作的三个阶段”	
	序言	1
彭荆风	谈《驿路梨花》的写作	3
叶圣陶	从《古代英雄的石像》说起（叶至善）	11
	关于《多收了三五斗》分段问题的信	16
魏巍	关于《我的老师》	21
	怀念我的母亲蔡芸芝（王书发）	24
	我怎样写《谁是最可爱的人》	29
白夜		
	竺可桢形象的塑造	35
李庄	《任弼时同志二三事》写作之前	40
冰心		

漫谈《小桔灯》的写作经过	46
杜鹏程	
略谈《夜走灵官峡》的写作	51
贺敬之	
关于《回延安》的通信（贺敬之 吴小秋）	56
柳 青	
谈《梁生宝买稻种》中的梁生宝的生活原型（刘可风）	62
吴伯箫	
关于《记一辆纺车》的结尾	78
《记一辆纺车》的成因	80
王愿坚	
关于《七根火柴》	85
谈《普通劳动者》的写作	95
《普通劳动者》是一篇很好的小说（叶圣陶）	105
茅以升	
关于《中国石拱桥》的创作	117
关于《中国石拱桥》的六封信	120
郑文光	
我写《宇宙里有些什么》	127
孙世恺	
《雄伟的人民大会堂》篇外补语	131
黄传惕	

关于《故宫博物院》	145
董 鹰	
关于《井冈翠竹》的写作	152
鲁 彦	
鲁彦夫人覃英的一封信	160
《听潮》引起的回忆(范守纲)	161
茅 盾	
关于《白杨礼赞》的复信	170
《白杨礼赞》学习札记(柳尚彭)	171
臧克家	
关于《闻一多先生的说和做》	181
关于短诗《有的人》	187
再谈《有的人》	190
三谈《有的人》	194
《有的人》的产生过程	198
《有的人》的遭遇	201
艾 青	
就《黎明的通知》答记者问	210
马南邨	
关于我父亲的《事事关心》(邓壮)	216
杨 沫	
有关《坚强的战士》的资料	221
梁 衡	

我写《晋祠》	230
关于《晋祠》的通信（梁衡 潘煦源）	236
方 纪	
我写《挥手之间》	242
崔金泰 宋广礼	
《从甲骨文到口袋图书馆》写后	250
徐 迟	
《地质之光》创作过程	258
徐迟谈《地质之光》（吴健雄）	262
老 舍	
《龙须沟》的人物	269
《龙须沟》中的说唱（胡洁青）	275
关于《小麻雀》的通信（胡洁青、蔡斌）	278
丁 玲	
丁玲和她的《果树园》（杨桂欣）	286
后 记	300

《驿路梨花》作者

彭荆风



彭荆风是一位久居云南，以写边地生活著称的当代作家。

他出生于1929年11月。原籍江西省萍乡市。少年时由于父亲长久失业，他又在学校里得罪了反动的军事教官，没读完初中二年级就被迫退学。他能走进作家行列，是参加革命后党的培养和顽强的自学。

1949年6月他在南昌参加革命，并随军南征进驻云南。三十五年来，他的足迹遍及云贵高原的红河、怒江、澜沧江、都柳江两岸，对驻守边防的战士以及佤族、拉祜族、

傣族、苗族……有着较深的了解，所以，他以边地生活为题材的作品都比较有特色，五十年代初，他的短篇小说集《边寨亲人》、《乍佤部落的火把》以及与别人合作的电影剧本《芦笙恋歌》、《边寨烽火》都因为有着浓郁的边疆色彩而受读者欢迎。

1957年后，彭荆风蒙冤二十余年不能发表作品，特别是“四人帮”横行时，又入狱七年，虽然身心饱受摧残，写作信念却从未动摇，正如他所说：“他们那样整我，无非是怕我写，我偏要写。人生有限，我的生命也许熬不到光明的到来，我要用我的作品去迎接光明！”在牢房中，他还尽一切可能偷偷写作，长篇小说《断肠草》的初稿就是完成于囚室中。

《驿路梨花》是他在打倒“四人帮”后的第一篇作品，功力未减当年，而且已趋成熟。接着他出版了长篇小说《鹿衔草》，中短篇小说集《蛮帅部落的后代》、《爱与恨的边界》、《雾茫茫》、《巫山一段云》、《绿色的网》、《云里雾里》、《秋雨》等九本小说，并发表了大量的散文、评论。

他主张小说应写好人物，写出色彩，要善于编织曲折动人而又可信的故事；特别主张短篇应短而精炼。这些见解从他即将出版的《短篇小说十讲》中可以了解到。一位文学前辈读了彭荆风近年的一些短篇小说后，曾给予“路子宽、写得活、格调高”的评价，这是合乎彭荆风写作实

情的。

他如今是昆明军区宣传部副部长、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、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《民族文学》编委，中国作家协会云南分会副主席。

谈《驿路梨花》的写作

彭荆风

多年的写作经验使我觉得，一篇作品能否给人留下较深刻的印象，关键在于作品是否有特色和新意。尤其是写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生活的作品，更要把那里特有的瑰丽色彩描绘出来。这不单纯是从风景、服饰等方面着眼，而要融化到人物的性格、语言中去。要做到这一点，必须要有丰富的生活。没有亲身的感受是难以意会、言传的。

我从1950年春，随军进入云南以来，三十多年大部分时间都在那里生活。云南是个风光绮丽的地区，有二十多个兄弟民族，山光水色，风俗人情都极其迷人。解放初期我曾在澜沧江左岸的卡佤族、傣族、拉祜族、哈尼族地区做过较长时间的民族工作，刺过匪。从事专业创作后，足

迹又遍及云贵高原横断山脉两侧的红河、怒江、大盈江、都柳江一带苗、瑶、侗、苦聪人聚居的山寨。对这些民族的过去和今天有较深的了解，对他们的欢乐和痛苦也有较强的感受。创作的生命系于生活。所以，我五十年代初期出版的短篇小说集《边寨亲人》、《卡佤部落的火把》，与别人合作的电影剧本《芦笙恋歌》、《边寨烽火》，打倒“四人帮”后出版的长篇小说《鹿衔草》，中篇小说《蛮帅部落的后代》、《爱与恨的边界》、《绿色的网》，短篇小说集《驿路梨花》，都是以边疆生活为题材的。因为，我熟悉边疆人民，写起来，就有感情。作家的感情是很重要的，有了深挚的感情，不仅平常能观察入微，写起来也能爱憎分明，如实地塑造出一个个鲜明的人物形象来。

我写《驿路梨花》是在被迫搁笔多年后的1977年秋。那时，党中央重新提出了学习雷锋。我觉得经历了十年浩劫，社会主义道德风尚被“四人帮”破坏无遗，为了帮助青少年更好地成长，向雷锋学习是很有必要的。但，我不满意那些平铺直叙的图解式的文章，反对那种用口号代替行动、用政策代替人物性格的写法，那只会把雷锋精神写歪，写干瘪，不能有效地对青少年产生潜移默化的作用。我认为既然是文艺创作，那就必须从生活中来，用自己深受感动的故事和人物去感染读者。

我对雷锋精神是这样理解的，它不是凭空出现，而是

与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、道德风尚，以及今天社会中的共产主义教育紧密联系的。雷锋从历史中、生活中、群众中、党的教育中汲取营养，成为一个崭新的典型形象，这种雷锋精神又推动了千百万群众向着共产主义的境界迈进。

云南边疆民风纯朴，尽管他们并不把学雷锋的口号挂在嘴上，但他们却一向有助人为乐的好习俗。好客、热情关心他人。我在他们竹楼里作过客、养过病，也曾和他们一起跋涉远行，钻老林、爬大山，睡过无人的山间小茅屋，也常在大树下肩并着肩露宿。……一想起这些，许多动人的故事和我的好朋友们的音容笑貌，都会在我眼前出现，使我心情激动，难以平息。

打倒“四人帮”以后，雷锋精神又受到人们的重视。我的记忆的闸门也被叩开了，我想起了边疆许许多多朴实的人和事。我想到了我曾见过的那深山大岭里的小茅屋（那只是为方便旅人，并无他求），默默为茅屋打柴、背水的哈尼族人，以及为了后来的旅客，临行前都要给小茅屋做点事的先行者。想到这些，一股无形的力量迫使我立即拿起笔来。

人物、故事熟悉，写起来也快，可说是“一气呵成”，下午三点开始写，七点钟完成。放了几天，请一位老同志看了看，又改了一遍，这就是今天的《驿路梨花》。这篇小说的情节，现在看来大致是五层。

- 1.“我”和老余见到小屋，不知从何而来？
- 2.水足饭饱后怀着满意心情猜测：
- 3.我们和老猎人之间的误会；
- 4.遇见梨花的妹妹；
- 5.最后点题、点人。

有的同志说，这篇作品写景、写情、写人都有诗画的意境，而且比较简练。说老实话，我在描绘高山、梨树林、月夜、茅屋，以及老猎人、小梨花、过路人等时，并没有过多考虑应该多写哪些，少写哪些，哪些应该着力渲染。因为我熟悉山区景色、茅屋情况，和所写人物的性格，只是修改时，才仔细作了一番斟酌润饰。但删削、添改不多。这说明，一个作者只有写他熟悉的事，才能写得顺理成章。

我为什么要以哈尼族小姑娘梨花她姐为主来落笔展开故事呢？这是因为她们小，代表未来。如果写成人，写党支部书记，这在《驿路梨花》的特定环境中，可能不会有小姑娘们那么活泼感人。而且，作品是要给人影响的，小姑娘们都能乐于助人，我们成人如果还不如她们，不是更应该感到惭愧吗？

当然，写小孩要象小孩，不能写得比成人还能干，还高明。那不仅难以把小孩写好，也难以使读者信服。我们只能从小孩的特点出发，写得恰如其份。也就是说，刻画人物首先要准确。写得准确才会真实、生动。

作品是用“第一人称”来叙述故事的，因此也就常有人问我：“是你的亲身经历吗？是真有这么一个故事吗？”

有一篇评论《驿路梨花》的文章中，说了这么一段话：“如果容许猜想，那么大概是真有其事，但作者把它写成文章时，却有提炼，有夸饰、有点虚构。这就是说，事情的具体发展，不一定是完全这样，只有经过作者的巧加安排，悉意提炼，才显得如此完整、如此引人入胜。”^①此话说得很对。有了生活，有了素材，还需要提炼、剪裁。这种提炼、剪裁，不仅是文学技巧问题，而且取决于作者对生活的观察力，这种观察不同于一般地看待生活，要有文艺感，要从文学的角度取材、构思。作品来自生活，生活里的事却并不都能成为作品。有人认为，生活里有的都可以写，那说明他还不会写作。生活里再真实、再“完整”的故事，到了作者笔下也必须有所取舍。有了生活，只是写作的准备阶段，能够深刻地理解生活，典型地表现生活，才算进入了写作之门。这就要求我们多读、多写，提高自己的艺术功力。多读、多写可以帮助我们认识，了解生活。丰富的生活又可以帮助我们思考和写作，这是相互关联的。

^① 编者按：这段话是引自1977年12月香港《周末报》转载这篇小说时所发表的一篇题为《奇遇、精炼、夸饰》的“文艺小札”。